

良友文學叢書

月下去了

趙家璧譯



820(61)

4242

書叢學文友良

輯編壁家趙

卷一十四第

了去下亮月

著克培坦斯·美
譯 璧 家 趙



工人日報

資料研究室

藏書

行印司公刷印書圖興復友貝

樓大業德林桂

版初林桂月四年三四九一

元二廿幣國價實

No. 520

譯者的話

約翰·斯坦培克 John Steinbeck，是帕索斯 J. Dos Passos 海敏威 E. Hemingway 和福爾格奈 W. Faulkner 以後美國現實主義作家中後起的偉人。他被中國讀者所認識還是最近幾年間的事。他的作品中被譯成中文的有「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及「人鼠之間」[Between Man and Mice]等，大都以暴露美國下層社會生活為題材，祇有這部書是例外。

本書完成於一九四二年，離北歐被希特勒所侵佔已近一年餘。寫當地某一小城市被軸心軍「和平」佔領的故事。那裏的人民崇尚自由精神，「戰爭的經驗既缺乏，失敗的經驗更沒有」。所以當一隊軸心軍把這座祇有十

二個衛兵的小城市用突襲、陰謀的方法佔領以後，所有的人民如入五里霧中，不知所指。但是他們慢慢的開始不糊塗了，他們懂得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於是他們「眼睛中的黑暗之光，變成了憤怒和仇恨」。當敵人用飢餓的方法壓迫他們作工時，有一團有血氣的青年第一個反抗了。他的結果雖然成了敵人鎗下的犧牲品，但是他所做的是「第一次反抗的行爲」，他的「私憤是公憤的開始」，糊塗的人民立刻就團結了起來。

書中那個可愛的女子摩蘭·莫頓的遭遇是值得我們同情而她的復仇又是值得我們欽佩的。還有那壞脾氣的廚娘，敵人來了還在考慮用茶還是用酒去接待的市長夫人，沉着應付的溫特醫生，逃往自由之邦去的南青年，還有那至死不屈的市長，他們不但是歐洲淪陷區中的典型人物，吾國淪陷區中也儘多這些可敬可佩的人物，可歌可泣的故事。我是最近慘幸從淪陷

區逃出的一个，到了自由的祖國，真想把這五年來在淪陷區中所見所聞，寫一部或甚至十部小說，來表揚我大中華民國忠良人民在敵後的各種愛國行動；可惜我不是一個小說家，這件工作祇能讓朋友們來完成了。

我從上海到桂林後不到十天，在斯密司先生 J. C. Smith, Esq. 處看到這部斯坦培克的近作，是從倫敦寄來的原本，書面上還寫明是一九四二年美國每月讀書會 Book of The Month Club 的推荐。因為作者是我所喜歡的近代美國作家之一，便借來一口氣讀完了。我覺得這本書寫的就是我們淪陷區中的故事。抱定一種「遲緩，沉默，等待的復仇方法」的人民就是我們在淪陷區中的同胞，而那些晚上見了黑影便放鎗的敵軍就是橫行在我們淪陷區中的日本兵。國內已出版的文藝作品中，以淪陷區人民的生活思想為題材的並不多，而這本小說以作品本身言也是一件完美的藝術品，所以

雖然聽見它有朋友根據美國的讀者文摘 Reader's Digest 翻譯了本書的節本，我還是覺得原本把牠全部譯完了。

書中的許多特長，好像人物描寫的細緻，對話的簡潔，寫景的美麗，故事的電影化，讀者自能體會，無庸譯者的多言，但是奧頓市長的話更值得我們深思：

「人民不願被人征服，所以他們永遠不會被人所征服。自由的人民是不會挑起戰爭的。但是一次則好了，他們在失敗中也已戰過。丁汝昌羣衆，或是一個領袖的盲從者就不會這樣做，所以下流的羣衆可以常常打勝，自由的人民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你將來會明白的。」

至於奧頓市長臨刑前所說的話也就是希臘哲人蘇格拉底臨死前的遺言。這筆債我們大家要來替他還清的。

到十點四十五分鐘時，一切事情都過去了。這城市已被佔領，防軍已被擊退，戰事也告結束了。侵略者對於這一次戰役也和對較大規模的戰役同樣經過精密準備的。就在這一天星期日的早晨，郵差和警察都坐了當地開名的商人考萊爾先生的小艇出外去垂釣。這天他把那華貴的帆船借了給他們。當郵差和警察看見那艘灰黑的小型運輸艦，載滿了兵士，靜靜地經過他們時，他們已遠在好幾哩外的海裏了。他們既然是這城中的公務員，

這當然易他們的職務。於是兩個人便駕了小船回來。可是當他們抵達港口時，這城市早被軍隊所佔領。這位郵差和警察還無法站在市政廳中的辦公室去。當他們依據職權堅持入內時，就被當做戰時俘虜拘禁起來，關在市立的牢獄裏面。

本城的軍隊一共祇有十二名，也在這一天星期日的早晨出去了。因為商人考萊爾先生捐贈了飯食、靶子，彈藥和獎品，在山背後六里路地方他那片可憐的草地上舉行打靶比賽。本城的軍隊，都是些長年累月的青年，他們聽到飛機，在遠處看到降落傘時，他們就用跑步回到前線。他們到這時，侵略者已在路旁架上了機關鎗。這些長個子的兵士，對於戰爭經驗是很缺乏的，失敗的經驗更沒有，於是他們用來福鎗來開火。機關鎗響了一回兒，六個兵士便變成洞穿的衣包死了，三個給打得半死，其他的三個兵

士帶了鎗逃入山中。

十點半時，侵略者的軍樂隊在市立廣場上奏着悅耳而感傷的音樂。市民們微張了嘴，眼睛受驚着，站在四周側耳靜聽，呆呆的望着那些戴着灰色鋼盔，在肩上擎着手提機關鎗的人。

十點三十五分，那六個洞穿的兵士下葬了，降落傘招攏了。軍隊已駐紮在碼頭附近考萊爾先生的貨棧中，在那裏的架子上早已爲軍隊準備好了絨氈和吊床。

十點四十五分，那位年老的市長奧頓接到侵略者藍寨上校要求謁見他的正式請求。這謁見禮已排定了準十一點鐘在市長的五間官舍中舉行。

這官舍中的客廳是華麗而舒適的。漆了金的椅子上面罩着坐舊了的緞錦緞，僵硬的陳列着，好像一羣無事可做的僕人。一個半圓形的大理石壁

爐前有一盆紅燦的紅火，一隻手繪的煤土放在爐邊。壁爐架上，兩旁是大花瓶，中間是一架大鐵鐘，掛着會轉動的小天使。屋中所用的糊壁紙是深紅而有些金色的圖案，木器都是日色的，既美觀又清潔。壁上的圖畫大半都有表現拯救過小孩子的巨大的英勇事蹟，祇要有了火，水火地震都不會傷害小孩。

火爐邊坐着老年的溫特醫生，留着鬍鬚，淳樸而慈祥，是本城的歷史家而兼醫生。他呆呆地望着，他的兩只拇指在膝蓋上上下的轉動着。溫特醫生的爲人是那樣的淳樸，祇有一個深刻的人才能知道他的深刻處。他仰起頭來望着市長的侍役約翰夫，看約翰夫有沒有注意到他那玩弄拇指的本領。

「十一點鐘了吧？」溫特醫生問。

約瑟夫很莊嚴的回答：「是的，先生，字條上說是十二點。」

「你看到那字條嗎？」

「不，先生，是市長念給我聽的。」

約瑟夫就來往的試着每一把漆了金的椅子，看從他上次安放以後有沒有被移動過。約瑟夫得勝地不高興這些傢具，因為牠們是不懂禮貌，喜歡惡作劇並見多灰塵的。在奧頓市長是人民領袖的世界裏，約瑟夫便是傢具，銀器和杯碟的領袖。約瑟夫是年長，瘦弱而嚴肅的，他的一生是那樣的錯綜複雜，祇有一個深刻的人才懂得他的單純處。他在溫特醫生的玩弄侮辱的動作上並沒有看出什麼驚人之舉。事實上，倒令他覺得討厭。約瑟夫看到城裏來了許多外國兵，本城的兵死的死了，拘禁的拘禁了，他無疑感一定會有重要事故將發生。連早間，約瑟夫對於這些事情會產生一種意見

平。他不喜歡輕薄，不贊成玩弄拇指，也不願弄弄什麼存在。溫特醫生把他的椅子從原來的地位移動了幾吋，約瑟夫是不習慣的。他以為會要把牠放回原處。

溫特醫生重覆着說：「十一點鐘，那麼，他們就來到這兒了。他們是一種有時間觀念的民族啊，約瑟夫。」

約瑟夫沒有聽到他，就在說：「是的，先生。」

「有時間觀念的民族啊，」醫生又說了一遍。

「是的，先生，」約瑟夫說。

「時間與機械。」

「是的，先生。」

「他們奔向他們的命運像不能等待似的，他們用他們的肩膀扛着這輪

動着的地球。」

約瑟夫說，「很對的，先生。」這完全因為他懶得再說，「是的先生，」了。

約瑟夫對於這種談話並不贊成，因為這並不能幫助他對於任何事儲蓄什麼意見。假如約瑟夫在事後對廚娘說，「安呢，一種有時間觀念的民族呢？」那就不會發生什麼意義。因為安呢先要問：「是誰啊？」又要問：「為什麼呢？」最後還要說：「約瑟夫，這是毫無意義的。」約瑟夫從前也曾幾次把溫特醫生說的話傳到樓下去，結果常常是這樣：安呢常常發覺這些話都是毫無意義的。

溫特醫生的目光離開了他的拇指看着約瑟夫在調整那些椅子，「市長在做些什麼呢？」

「他在換衣服準備接見上校，先生——」

「那麼你怎麼不去幫他呢？他自己穿衣裳會穿不整齊的——」

「有夫人在幫他啊。」夫人要他最扮得最學究，連「約瑟」說理這句有些臉紅——「夫人正在拔去他的耳毛，這是有點肉癢的。他就不讓我替他做這些事。」

「當然要肉癢的。」溫特醫生說。

「但是夫人一定要替他拔，」約瑟夫說。

溫特醫生忽然笑了。他站起來把手伸在火爐上烤着。約瑟夫很聰明的在他背後踢出煙，在那個煙子又安放在牠應有的地位上。

「我們這批人真是不可思議的，」醫生說。「我們的國家已在滅亡中，我們的城市已被征服，我們的市長却正在準備去接見征服者；而夫人呢，